

# 裁军谈判会议

CD/PV.854  
6 July 2000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

第八五四次全体会议最后记录

2000年7月6日星期四上午10时15分  
在日内瓦万国宫举行

主席：塞尔索·阿莫里姆先生（巴西）



主席：我宣布裁谈会第 854 次全体会议现在开始。

法国常驻裁谈会代表团通知我们，弗朗索瓦·莱茵先生突然去世。在莱茵先生 1996 年至 1999 年任法国常驻代表团参赞期间，他的外交才干、背景知识和个人品质博得了我们每个人的赞赏。我相信，你们一定希望和我一起，通过德拉福泰尔大使向死者的家属转达我们的深切同情和真诚哀悼。

现在，我热烈欢迎主管裁军事务的贾扬达·达纳帕拉副秘书长从目前正在召开的联合国秘书长裁军事务咨询委员会会议的繁忙工作中，抽出时间来参加今天的全会。他今天的与会再次证明他对裁谈会前途始终不渝的关注。

我今天的名单上没有事先安排好的发言者。哪位代表要发言？请南非代表发言。

马克拉姆先生（南非）：主席先生，首先，我祝贺你担任裁军谈判会议主席。由一位杰出的大使两次主持其工作是裁谈会少有的殊荣。南非代表团坚信，巴西将发扬比利时林特大使坚持不懈和孜孜不倦的努力精神，用你丰富的经验引领我们走出目前裁军谈判会议的困境。

我发言的目的是为了重提一篇有关销毁南非多余小型武器决定的媒体声明。该声明曾作为 CD/1573 号文件于 1999 年 3 月 4 日散发。我向裁谈会通告，南非国防军多余小型武器和零件的实际销毁工作今天已经开始。

在一个近期冲突主要使用小型武器和轻武器进行而其中许多武器又来自其他地区多余的库存的大陆，二十五万件以上多余小型武器的销毁是南非政府综合战略的一部分，目的是防止、打击和消除小型武器的过度积累，防止导致不稳定。其中一项重要的预防措施是，销毁而不是出售此类多余和陈旧的武器，这也是该战略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些武器之所以成为多余是因为有了更先进的技术，或因为是南非国防军在军事行动中的战利品。

我还希望借此机会向挪威政府表示感谢，它的合作与慷慨援助使销毁这些武器的工作成为可能。

与我的这篇讲话一并散发的还有一篇今天将在南非发表的媒体声明，概述销毁过程的技术细节。希望该声明的文本能够作为裁谈会的作为正式文件分发。

主席：智利代表要求发言。下面请智利代表发言。

沙欣女士（智利）：主席先生，我荣幸地代表智利代表团在本次会议上发言，智利代表团祝贺你担任裁军谈判会议主席。另外，智利代表团是怀着对巴西这样一个姊妹国家受之无愧的亲切感情表示祝贺的。我们两国心心相印，不但具有共同的利益而且有着共同的愿望，希望世界变得更美好、更安全、民主取得胜利、人权得到适当的尊重。

我们祝你取得成功并将全力以赴支持你的工作。

我们还要向裁军谈判会议通告，智利共和国国民议会已经完成了批准《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的宪法程序，智利将在不久的将来批约。

我们以此再次重申我们对裁军和国际安全始终不渝的承诺，我们认为这种承诺本身并不是目的，而是为人类、为代表指导我们政府政策的原则的为人民服务的工具。

主席：我感谢杰出的智利代表的讲话和她对主席所说的友好的话。

我还要感谢南非代表对我说的客气话。看来没有其他人要发言了。如果是这样，我就为我就任主席说几句开场白。

首先，我要对我的朋友比利时大使林特先生，并对今年担任过主席职务的同事所付出的孜孜不倦的努力表示赞赏，他们为缩小我们之间的分歧以便在工作计划上取得一致付出了努力。尽管他们竭尽全力，裁谈会开幕 16 个星期之后依然无法开始任何实质性工作。现在发表长篇大论显然不合时宜。我们台上的发言稀稀落落，有时根本就没有，这正是本论坛目前情绪的写照。尽管裁军谈判会议曾经经历过类似的“认同危机”，但目前的状况看上去更为严重。改变现状需要新的参与感。

林特大使感慨地回忆到这是我第二次就任裁谈会领导职位。不知这是官僚制度持久性的标志，还是出于其他偶然因素。但我可以向你们，特别是向那些在裁军事业中前途远大的众多年轻代表保证，十年以后再轮到巴西主持这个庄重机构的会议时，我并不准备从中渔利。

1993年1月，我代表我国政府在巴黎签署了《禁止化学武器公约》之后，就来到了这里。那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出色的协定——是人所共知的第一个全面地、可核查地禁止整整一类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协定。

1993年的会议开幕仅仅两天，我们就在议程和成立四个特设委员会的问题上取得一致。当月，裁军谈判会议就产生了协商一致的文件，对联合国秘书长题为《冷战后军备管制与裁军的新层面》的报告作出了评论。

诚然，九十年代前期，两极对立结束后带来的机遇依然大量存在。裁军谈判会议成功地利用了当时的有利环境，达成了一些重要协议。当时的大气候恰好反映在一份裁谈会对布特罗斯-加利博士的报告作出反响的文件中。文件提到：“国际安全的新条件加强了裁军和军备管制的意义，因为它们有助于订立将在较低军备水平上建立和规范安全的新的双边和多边协定”。

我们目前所处的政治环境则不尽相同，已经有不少人对重要国际角色的政策、行动，或在某种情况下对它们的无所作为表示了担忧。巴西政府也和其他一些国家一样，曾在裁谈会上发言，对积极事态所发生的逆转表示失望。在双边或单边方面出现进展的同时，出现了许多对核裁军和不扩散具有严重消极影响的明显倒退。

我认为，在怎样才能和应该怎样解决裁谈会目前的僵局问题上，我们必须记住以下两点。

第一，必须利用对本论坛有特别意义的近期政治进展开展工作。在《不扩散条约》审议大会上，五个核国家首次承担了全部销毁它们核武库的义不容辞的责任。已经订立了具体、详细的行动计划，其中包括以前达成协议的步骤和新步骤，为今后几年衡量工作进展提供了检查清单。其中值得注意的是，有呼吁要求裁军谈判会议建立一个下属机构，处理核裁军问题。

必须把这一政治信息转化成紧迫的行动。应该在这里和其他地方发扬为将来的核裁军和不扩散作出的前所未有的承诺、妥协精神和责任感。这肯定需要引起高层对裁谈会目前所处僵局的一致关注。

然而，这种关注似乎并不存在。

裁军谈判会议的持续瘫痪使人们不能不对其他方面进展的价值产生怀疑。根据可以理解但并不一定合理的理由，打破裁谈会僵局似乎不如避免在其他裁军问题上的失败具有更为优先的地位。

这一点，我认为是错误的。

如果主要的多边谈判机构陷于瘫痪，人们所惧怕释放的那种势力必将大行其道，人们对裁军和不扩散前途的信心必将遭受挫折。

第二，裁军谈判会议自然会继续受到影响各成员国安全利益的国际战略格局进展的影响并对此作出反应。不这样想是幼稚的。但是，裁军谈判会议并不仅仅具有消极作用。这是一种辩证关系。如果裁谈会能够发起有意义的工作，就能在某种程度上对其框架外的政策、决策和进展产生积极影响。

许多时间花费在谈判某些授权的性质上了。我并不是要贬低某些措辞的份量和它们可能发挥的作用。但正如经常提及的，裁军谈判会议是一个谈判机构。任何讨论的问题都应该从这个角度来考虑。裁谈会上的实质性讨论并不一定导致以制定条约为目的的直接谈判，但也不应排除这种谈判的可能性。深入的讨论能为概念和技术基础工作做准备，这本身就是前期谈判。

我简述这些想法并没有忽视在有关重大安全问题上达成妥协所面临的种种困难。但是我们这里的大多数人在这里或在别的论坛上经历过其他情况，即在存在重大的、实质性的分歧的同时，仍然可能以某种方式“组织分歧”，使其不妨碍达到大家一致认为具有同样重要意义的目标。我们所面临的实际问题是：无论我们的侧重和关切有何差异，我们是否真的在加强裁军和不扩散多边机制方面具有相同的既得利益？如果真是这样，我们能在多大范围内体现必要的灵活性，找到建设性解决方法而不危害已知的重大利益？

就象契柯夫剧本中的人物那样，我们眼看着他们的生命在无能为力和绝望中枯萎，裁军谈判会议的本能与精神正在衰退。

正如其他外交进程（尤如生命本身）一样，总是很难在其中找出一个具体的时刻，指出衰败由此变得不可挽回。尽管裁军谈判会议的瘫痪引起了众多忧虑，但还没有明确察觉到危机感和紧迫感。

本机构的成员有义务在必要时提高本国政府对裁军谈判会议形势的关注。在现有分歧的情况下，只有痛切感受到这一危机以及它给裁军和不扩散带来的风险，才能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希望大家能够充分利用接下来的闭会期间，全面思考这一形势并进行接触与磋商，以便我们在八月份复会时能更接近于就我们的工作计划达成协议。

我向你们保证，我将以此为目的，全力以赴推动实际的、有意义的进展。我几乎没有必要强调，本主席随时准备参加磋商。我当然非常欢迎任何建设性的建议。

我们今天的会议和年会的第二部分会议到此结束。裁谈会下次全体会议将于2000年8月10日星期四上午10时举行。

上午10时30分会议结束